

医案

卑慄症验案三则

河南省社旗县丁桥中医精神病医院 丁德正

卑慄症，明·戴思恭《证治要诀》谓：“心中常有所怯，爰处暗室，或倚门后，见人则惊避，似失志状。”此症属癫症范畴，历代医籍对此症之论治既少且略，治之颇为顽难。笔者师承家学，参阅古典医籍，对此症之治疗，据脉审证，析因而治，收效颇佳，谨录三案，以资探讨。

一、肝血虚案

文××，男，26岁，某学院学生。1980年5月4日初诊。患者怠惰沉闷，日处内室，劝之不出。且谓：“吾学业未就而又变得既笨又傻，不能生活，怎能工作？对不起家庭和国家，有何面目立于人前呢？”虽劝之而稍出，遇人则不胜赧颜，惭惧羞怯，或倚门后而隐匿，或踉跄入室而避之。据询，病已四年，曾屡服疏郁宁神类中药无效。诊之，烦而少眠，易惊颤，肌肤消瘦，面色萎黄而略青，唇舌色淡，目昏，爪甲枯白而凹，脉弦细。诊为卑慄症，由肝血虚所致也。予《金匱》酸枣仁汤：酸枣仁60克，知母15克，茯苓24克，川芎9克，炙甘草15克。上方服十五剂，虚烦减，夜寐趋安，卑怯惭惧之象大减，间或出室，且与人语。继服十五剂，卑怯惭惧之象尽释，患者欣然而去。后以上方制丸，嘱其续服四个月以巩固之。1985年10月随访一直良好。

按：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云：“肝者，将军之官，谋虑出焉。”肝气急而志坚刚强，主谋虑，辅佐心神而参与思维活动；又主藏血，司疏泄。若肝藏血不足，肝气失养，则气本急而反惰，志应坚毅而懦弱，性应刚强而卑怯，且难能济心君而司谋虑，骤觉弩钝。虚则补之，故投以益肝血之酸枣仁汤，卑怯之象顿释。

二、心阳虚案

曾××，女，30岁，未婚。唐河县人。1983

年9月1日诊。患者入院即匿于床下。猝其就诊，神色惶惑，目光疑惧。问之不答，且欲避之。家属谓：患者患此症已九载，疏懒孤僻，见人羞怯而惊避，常处暗室，拉之不出，曾多次就医治之，先予温胆宁神，后予涤痰化瘀，悉皆罔效。诊之，患者肌肤不温，略虚浮，额汗浸润，面色苍白，舌质淡白而润，脉迟弱无力，心悸气短，时或气促。诊为心阳虚，神失所养。予《伤寒论》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化裁：桂枝45克，炙甘草、黄芪各30克，党参24克，酸枣仁18克，生龙骨、生牡蛎各60克，生姜15克，大枣5枚。上方服20剂，肌肤转温，疏懒孤僻、羞怯惊避之象略减。再服20剂，肤有润色，能出户走动，且与人稍事交谈。续服20剂，羞怯及疏懒孤僻之象尽消，神情怡然。后以上方略事加减制丸，嘱其续服四个月以巩固疗效。1985年10月随访一直颇佳。

按：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云：“阳气者，精则养神。”说明阳气有内化精微以养神气的作用。若阳气虚弱，神气失养，则神机不振而失持，疏懒孤僻、羞怯惊避之象随之而生。故投以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化裁而温壮心阳，镇惊安神。药中病机，九载顽疾二月即痊。

三、痰瘀内阻案

万×，男，26岁，未婚。1982年7月4日入院。患者病已四载，迭治无效。终日幽居，独语不休。时而疚悔忿恨，自责自骂：“我无耻，我卑鄙！”其声低沉；时而若有异性狎之者，羞怯畏缩，语急声粗而奢：“别近我，羞死我！”然闻人语则噤若寒蝉。且惊惧惶惶，乃至跃于梁上，或窜于床下，惶惶然似有避之不及之势。诊之，蓬首垢面，肌肤晦滞而粗糙无泽，目光呆滞而神情疑虑，舌质紫黯，苔灰厚腻而略干，

脉沉涩。诊为卑慄症。此乃痰瘀内阻，滞碍神机而致。予《济生方》导痰汤化裁：枳实15克，胆星9克，制半夏9克，茯苓12克，炙远志12克，石菖蒲15克，海石30克，郁金18克，桃仁15克，红花12克，蜜虫9克，水蛭12克，酸枣仁15克，甘草10克，琥珀6克(研末分2次冲服)。上方服20剂，症状略减；又服25剂，症状大减，独语已失，劝之亦敢出屋，稍事走动，然仍卑怯惧人，且神思欠清。于上方略减涤痰化痰之药量，加龙齿、灵磁石以靖心安神，再加麝香0.2克(于首煎一次吞服)，以期开窍慧

神，而使心神速清。又服20剂，神清志定，卑怯惧人之状尽失。后以四物汤加半夏、茯苓、远志、枣仁、龙齿、磁石等制丸，嘱其续服五个月以巩固之。1985年10月随访，精神状况一直良好。

按：此症于一些古籍记载中，多以虚论之。如王肯堂《证治准绳》谓：“卑慄之病，以心血不足耳。”但不尽然。据其声低沉，惊避迅猛而有力，脉沉涩，舌质紫黯，苔灰厚腻而略干等症象观之，显系痰瘀互结，阻碍神机而致。故以导痰汤化裁涤痰化痰、畅达神机，获得效机。

重镇药治疗精神疾病举隅

江苏省无锡县长安乡卫生院 吴耀升

常用的重镇药有属介类的牡蛎、珍珠母、贝齿、石决明；有属化石类的龙骨、龙齿；有属矿石类的磁石、代赭石、朱砂、紫石英及金属类的铁落等。笔者在临床实践中，用于治疗精神疾病，疗效较满意，现举例报告如下。

例1：陈××，男，26岁，已婚，工人。1976年7月8日初诊。20天前因家事争吵遂致彻夜不寐，言语失常，语无伦次，时或喜笑不休，奔走高歌，秽洁不分，衣着不整。有时无中生有，对人行凶，饥饱无常。大便数日未解，面目红赤，舌尖红、苔黄腻，脉弦滑。症系肝阳上亢，痰火内蒙，发为躁狂，治以重镇平肝潜阳，清火涤痰。处方：生石决明、生铁落、灵磁石、珍珠母、青礞石各30克，生龙齿15克，生石膏20克，黄连6克，木香10克，神曲15克，连皮槟榔10克，大黄15克。另白金丸15克，分二次药汁送服。二诊：服上药5剂后，大便通畅，语言有序，腻苔稍化，脉较柔和。药既中的，前方增损调治，10剂后情绪正常，食欲转馨，睡眠良好。继以舒肝健脾方调治，10剂而告愈。随访3年，未复发。

例2：尤××，女，20岁，未婚。1980年8月11日初诊。因未能升学而忧思成郁已半载，夜寐不宁，寐则多梦，头胀头痛，呆坐不语，多疑，胸闷心悸。失却生活信心，时欲自绝人间。诊见精神呆滞，面容消瘦，二目呆板，舌红少苔，脉沉弦数。证系肝气郁结，胃气上逆，痰浊扰神。治以疏肝解郁，重镇降逆，

涤痰宁神。处方：柴胡、白芍、橘核、木香各10克，紫石英、代赭石、珍珠母、磁石各30克，紫贝齿15克，瓜蒌仁10克，半夏、陈皮、远志各10克，合欢皮20克，大枣15克。水煎服，每日1剂。服药半月，病情日趋好转，遂宗前方随症加减，调治月余而瘳。随访5年，未复发。

狂、癫之症，《内经》认为：“诸躁狂越，皆属于火”。火性炎上，夹痰上扰，心窍被蒙，神不守舍则发为狂。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云：“心火旺则肾水衰，乃失志而为狂越”。怒为肝志，故肝实则多怒，而为狂也。由此可见，狂癫的病因病机主要归结于心肝二经以及痰、火所犯。

重镇药应用于精神疾病最早出自《内经》：“帝曰：……有病怒狂者……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……使之服以生铁落饮”。生铁落可镇肝。以后张仲景对重镇药治疗精神疾病更有发挥，如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证中，用龙骨、牡蛎治疗“火逆复下”而出现的精神症状，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证中，用龙骨、牡蛎治疗亡阳出现的惊狂等精神障碍。《百一选方》“归神丹”用朱砂治疗癫痫狂乱。重镇药何以能治疗精神病？笔者在临床实践中体会到，狂癫之症主要发于心肝二经，而重镇药的归经大多归属于此心肝两经，如龙骨、牡蛎入肝经，朱砂入心经，所以重镇药应用于精神疾病，实是药物归经定位治疗的一个有效法则，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。